

长虹

田 东 照



长 虹

下 部

田 东 照

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长 虹(下部)

田 东 照

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(太原并州路七号)
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17 $\frac{1}{2}$ 字数350千字

1976年5月第1版 1976年10月山西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—200,000册

书号: 10088·536 定价: 1.21元

内 容 提 要

《长虹》是反映晋西北山区一个大队，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，掀起农业学大寨新高潮斗争生活的长篇小说。分上、下两部。

作品以阶级斗争为纲，围绕石庄大队大干快上，兴修水利，彻底改变农村面貌的故事，展开了一场又一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；描绘了一幅又一幅波澜壮阔的斗争画面；塑造了新任党支部书记石彩虹等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；热情洋溢地歌颂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社会主义新生事物。

作品故事新颖，情节曲折，矛盾冲突尖锐激烈，人物性格鲜明突出，有深刻的教育意义和较强的艺术感染力。

第一章

一

一九七〇年二月。时间的奔马虽然已经踢开了春天的门坎，但在晋西北山区，依然是千里冰封的北国风光。雪后晴空下的山山岭岭，披挂着皑皑银甲，经傍午的阳光一照，分外眩眼夺目，壮丽多娇。

巍巍挺拔的红石岭的西侧，有个三百来户的村庄。这里备耕早已开始，街上看不到一个闲人；当村，作为大队办公室的两间宽敞的房子里，更是鸦雀无声，空无一人。蹲在办公桌上的电话机，好象有点忍耐不住寂寞的苦闷，突然“叮铃铃”地响开了。

“咣当”一声，屋门双扇大开，随着一股雪后的寒风，扑进来一个二十四岁的姑娘。她身材壮实，精神饱满，弯眉大眼圆脸盘，一双短辫扎在脑后，整个神态显得既矫健又泼辣。只见她“蹬蹬蹬”几步跨到桌边，伸手抄起话筒，放开嗓门大声喊道：

“喂，喂！哪里？我是石庄！”

• 1 •

话筒里传出一个清晰而稳健的男声：“虎英吧？我是大刚。告诉你个重要消息，喂，听见了吗？”

“嗨呀，我又不聋，快说！”名叫虎英的姑娘着急了。

“喂，是这么回事：从今天开始，县广播站每次学大寨节目里，连续广播这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发言录音。今晌午，头一个就广播咱们大队的……”

“嘿，彩虹姐也发言啦？还要广播？”虎英姑娘一听，高兴得几乎跳起来，激动地把电话机一拍，“咔嚓”一下，声音中断了。她吐了吐舌头，连忙又抬起了左手。

“咋啦？不想听啦？”话筒里问。

虎英笑道：“不是，一高兴，压断了。你快说吧。”

“你记着转告长庆叔，要组织大伙注意听这几天的广播，特别是今晌午彩虹的发言，听完后要认真组织讨论。突击队要赶紧行动起来，为彩虹回去研究这事，打个好基础。就这。”

“行行行！”虎英放下耳机，转身就跑。才跑了两步，又似想起了什么，懊悔地一顿脚，返身又抓起了耳机：“大刚！大刚！你和彩虹姐什么时候回来？大刚……嗨！”耳机里只传来单调的嗡嗡声。“这人，也不等一等。”虎英抱怨着，无可奈何地放下耳机，一阵风似地卷出了门外。

离办公室不远的饲养院外的粪场上，人声喧腾，一大群男女社员正往山上送粪。最活跃的当然要算突击队员们，他们背着粪篓，高声说笑着，从村街上涌过，踩得积雪“咯吱”乱响。一到山坡上就自动变成了一字长蛇阵，蜿蜒向山顶爬

去。姑娘们五颜六色的花头巾迎风飘动，在雪光的映照下分外鲜艳夺目。看到这种热气腾腾的备耕情景，谁都会感到大地回春的时节的确不远了。

虎英看看远去的同伴们，利索地背起放在牲口槽上的粪筐，紧了紧腰里的皮带，一双有力的脚踏得地皮山响，飞快地赶上前去。

快到山顶时，虎英终于赶上了这群生龙活虎的青年人。一个名叫兰兰的姑娘回头望着喘吁吁追上来的虎英，好心地说道：“虎英姐，看你累的，可急什么呀？”

“嘿，好消息，你们听不听？”虎英用手背抹了一下额上的汗，大声说道。

一听说有好消息，前面的人都“唰”地回过头来，站住不走了，一双双眼睛都盯住了虎英的嘴，要不是坡陡路窄，大伙准会把她一下子包围起来的。虎英赶前几步，把大刚的话一五一十重复了一遍。

青年们一听，都禁不住“哗”地一声欢嚷起来。也难怪他们，几年来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，他们和彩虹并肩战斗，饱尝斗争的艰辛，共享胜利的欢乐，结下了多么深厚的战斗友谊啊！他们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，他们是彩虹这位新任党支部书记的坚定支持者和热烈拥护者。所以，一听说彩虹的发言在县里引起这样大的重视，无不从心里往外乐呀。

“大刚还说，要先通知长庆叔，叫他也知道呢！”虎英说完又补充了一句。

一个身材精瘦、表情活泼的小伙子往山下一指，喊道：“哈，说曹操，曹操到。那不是——来啦！”

虎英忙喊：“长庆叔！快来，有事给你说。”

石长庆，约莫五十岁开外。身量不算高，倒挺结实硬梆。一张酱赤色的方盘脸上，总是挂着冷静表情。前额陷进了几道深深的波浪纹，眉头一皱，本来就不大显眼的短眉就几乎看不见了。他背着满满一篓冻粪块慢慢走着，听到喊声，仍毫无反响，就象没有听到似地依然稳踏踏地走着。待走到跟前了，才抬眼问道：“谁喊我来？有事吗？”

虎英笑了：“我喊呀，听不出来？”

“甚事？不当紧就走着说吧。”

“走着说不成。咱们的步子迈得不一样，走不到一块呀！”虎英弦外有音，调皮地说道。

石长庆这才把背篓靠住地圪塔，掏出火柴和烟袋，把早已灭火的烟锅子点着，准备听虎英说话。他有个本领：不管干甚活，嘴上依然可以噙着短烟锅，当然送粪也不例外。

虎英说道：“刚才大刚打来电话，说这几天县广播站的学大寨节目里，连续广播大会发言，今晌午头一家就广播咱们大队的。要组织大家注意收听，还让组织讨论呢！”

“咱们的发言？发甚言？”石长庆有点茫然。

“听了不就知道啦！”虎英有点不耐烦了。

“就这？”

“就这。”

“那行。”

虎英说罢，向青年们一挥手，又继续向高处攀去。电话里的好消息，给他们身上鼓了劲，脚下添了风。

石长庆却远远拉在后面。他四平八稳地走着。嘴里噙着短烟锅，脑子还在转动着。看去，他的表情还是那样平静，只是眉头皱得更紧了。刚才，他就在想着县里召开的这次会，担心彩虹年轻气盛，在会上冒野炮。虎英告诉他的消息，进一步加深了这种担心，所以脚步更慢了。

这时，突击队员们已背着空粪篓折转回来，嘻嘻哈哈地从他身边擦过。那个机灵精瘦的叫三毛的青年，瞧着石长庆不紧不慢的样子，说道：“我说长庆叔，你可真沉得住气，你这送一趟粪，就能丈量一条路呀！”

石长庆装没听见，连眼皮也没抬。石三毛假装害怕似地做个鬼脸，从他身边一闪，溜走了。青年们哈哈大笑。刘元元不小心滑了一跤，顺着山坡坐滑梯似地滑出老远。于是又飞扬起一阵哄笑声。张二狗也来了兴致，把手一挥：“来呀！咱也来个‘雪上飞’，不走那冤枉路啦！”说着紧追着元元溜下坡去。青年们谁甘示弱？虎英干脆下了命令：

“目标——坡下小杨树，滑坡追敌，下！”

山坡上顿时腾起一片雪烟，爆发出一片青年们特有的欢笑声。

石长庆望着这伙龙腾虎跃的年轻人，大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，心里说道：年轻人毕竟是年轻人，屁股底下三把火，做事莽莽闯闯。唉，你们哪里知道“稳为贵”呀！真的，彩虹在会上到底要说些甚呢？

他望着静静的躺在山弯弯里的石庄，长长地喷了一串烟，叹了一口气。

二

天交晌午。社员们收工回家了。石庄的街道上，几乎见不到人，只有几只猪娃和几只老母鸡在街上闲逛。家家房上炊烟缭绕，象一层薄云在飘动。

挂在村中央老槐树上的广播喇叭，“呜呜啦啦”清了一阵嗓子，接着就响亮地唱起了《东方红》。播送了两遍以后，就响起了人们早已熟悉的女播音员的声音：

“同志们，战友们，你们好！在今天的农业学大寨节目里，我们给大家播送在县农业学大寨会议上，黄镇公社石庄大队党支部书记石彩虹同志的讲话录音。希望大家注意收听。”

石庄，在文化大革命中就建起了广播网，家家户户都按上了小喇叭。按说，每个人坐在自己家里也能清楚地听到广播，可是，大概是受“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”这条规律的支配吧，石庄的人依照不同习惯、不同观点、不同身份，自然而然地分成了几摊摊。

十字街东头，小学旁边的文化室里，差不多集中着青年突击队的全部人马。知名人物有石虎英、石三毛、石愣子、郭黑牛、王小梅、刘元元、张二狗等。第一个跑来的，不用说也是担任突击队队长的虎英姑娘了。她刚抓起笤帚要扫地，赤

脚医生小梅就跑来了。只几分钟，在两位姑娘勤劳的双手下，文化室就变得又干净又整齐。墙角里戳着几杆木枪和几把大刀，靠北墙的木柜顶上堆放着锣鼓家具，正中房梁下还吊着一盏汽灯，那是准备万一停电时点用的。近午的阳光照进来，新粉刷的四壁白得晃眼。墙上端端正正贴着毛主席像和革命样板戏剧照。门头上方的小木橛子上，挂着一个深绿色的广播匣子。

青年们一来，屋里马上热闹起来。虎英和三毛，一个坐在桌子上，一个站在地上，正挥动胳膊激烈地辩论着什么；元元和愣子，在一条板凳上掰腕子，两个人咬牙瞪眼，脸都变了形；小梅搂着兰兰的脖子，手拿着一张歌片小声地哼唱着；而淘气的二狗却悄悄把两个姑娘的辫子结在了一起，然后引逗小梅打他，小梅一跑，两个姑娘便同时“哎呀”起来，她们一边解着辫子，一边骂着：“死狗！坏狗！”引得青年们大笑。一群孩子以为又要排戏，挤在门口好奇地张望。

就在老槐树上的大喇叭放开喉咙的同时，文化室里马上静了下来，静得就象没有人一样。几十张刚劳动罢的红扑扑的脸庞，一齐向墙上的绿色广播匣子仰着，好象不是在听，而是在看。神情是那样专注和严肃。

匣子里响着一个从容的、清脆的女声：

“领导和同志们！通过这次会前到大寨参观学习，对我教育很大。现在，我向大家汇报一下我对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感想和认识。毛主席发出“农业学大寨”的伟大号召已经六年

• 7 •

了，这些年来，全国广大农村都轰轰烈烈地学大寨，为国家做出了重大贡献。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，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又有了新的发展，出现了不少学大寨的先进社、队，这是非常鼓舞人心的。我们石庄大队学得怎样？没学好。真的，这不是谦虚，是事实。变化有一点，但不大。基本上还是老婆婆的脚步，老祖宗的产量。为什么会是这样？我们请兄弟大队的同志同我们一起进行了解剖。学大寨没学好，是我们的条件差吗？不是！在全县来说，我们的自然条件不能算是最好，可比起大寨来，那就要强得多。是我们的社员不肯掏力气吗？更不是。我们石庄的贫下中农，在革命战争时期，搞生产，支前线，做出了贡献，解放后，无论是合作化时期，还是文化大革命当中，都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，立下了功勋。他们对毛主席无限忠诚，对革命永远一个心眼，上哪儿找这么好的群众？所以说，不怨天，不怨地，就怨我们没有执行好毛主席的革命路线，没有把积在群众心窝里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全部发挥出来。过去，咱也年年学大寨，可是并没真正认识大寨。比如，我们有些同志错误地认为，大寨好就好在产量高，把大寨仅仅当成一个先进生产典型来学，只顾埋头抓生产，结果，阶级斗争的火药味闻不见，严重的路线斗争分不清，一些私心重的人，跑城上镇，去赚资本主义的亏心钱，把人心搅得七股八岔。领导班子形不成拳头，广大群众摆不成阵势，这样，怎么能学好大寨？还有，有的同志身子进入了社会主义，思想还停在民主革命时期，用小农经济思想指导社会主义大农业，不敢想新的、干大的，生

怕打破坛坛罐罐，嘴说继续革命，实际是不愿革命，你说，怎么能学好大寨呢？”

听到这里，文化室里的青年们只觉得心里热呼呼的，觉得彩虹的话真是句句击中要害，忍不住交头接耳起来。

小梅扒在虎英肩上说：“彩虹姐讲得真好！我怎就说不出来这些话？”

虎英拍了一下小梅的手背说：“傻女子！你当这些话是拣来的？那都是她每天晚上熬瞌睡熬出来的呀！彩虹姐每天深夜挤时间学习，别人不晓得我还不知道！”

旁边的兰兰也搭腔道：“可惜龙雨伯出门去了，要是他也在，听见了该多高兴啊！”

“那倒是，我爹早就看中彩虹姐是棵好苗苗。为了培养她，花费的心血少说也有几大瓮。”虎英无不自豪地说道。

另一边，坐在凳子上的元元，捅捅石愣子的脊梁骨，悄悄说道：“我说愣子，快去配把钥匙，开开你爹那个‘保守’牌脑袋吧。”

石愣子本来就对自己的父亲石长庆的某些做法不满，为他的右倾保守思想感到着急和害羞，再一听元元这样说，就没好气地晃晃膀子，说道：“去去，讨厌鬼！”

坐在桌子上的石三毛偏要来凑热闹，故意伸长脖子，摇头晃脑地模仿着石长庆的腔调说道：“看，我说甚来，车快了要翻，马快了要颠，稳为贵嘛！”

几个人忍不住吃吃笑起来。虎英忙站起来维持秩序，也不说话，只用她那双火辣辣的眼睛朝这几个“捣乱分子”严

厉地扫了两眼，立时，文化室里又恢复了方才的平静。

三

离文化室只隔几个墙头的大队主任石长庆家里，也聚集着一伙人，除石长庆外，还有赵德明、王守堂、石来富、郭清老汉等。大部分是队里的“头面人物”。他们是为了听完广播顺便研究而到一起来的。只有七十三岁的郭清老汉是例外，他听说彩虹要发表什么演说，跑来打听，所以也就留下一块听。然而，和文化室比起来，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，另一种气氛了。

这里是烟雾的世界。好几个粗大的鼻孔下都有一股股烟柱袅袅升起，在空中集结、融合，把窑顶都遮得看不见了，炕角红油柜上画的花鸟也失去了本来的面目。一只大白猫原来卧在锅头上叽哩咕噜“念经”，后来呛得太厉害，一纵身从窗上逃走了。石愣子娘进来拿河捞床子，才一推门就被呛得咳嗽起来，嘴里连连抗议道：“你们这些老烟筒们，看把我的窑也给熏黑了。”

这几个人谁也不搭腔。抽烟和听广播的姿态各各不同，就象庙里的泥像一般。

石长庆大盘腿坐在炕沿上，本来就皱纹丰富的前额，现在简直成了“花卷”。嘴里仍是刁着那根永不离身的短烟锅，不紧不慢，永远按着同一节奏喷吐着烟团。

党支部委员王守堂，靠炕墁蹲在地上，长长的旱烟锅伸

过两膝之间，几乎拄到地面，长着一撇小黑胡髭的嘴抽得“叭叭”作响。他也有个特殊的本领，就是可以一两个小时始终保持同一抽烟姿势。他听得很认真，脸上是一种惊奇的、不解的神色，好象在问：这是说的谁呢？

大队副业队长石来富，是个背微驼、长着一副八字眉的干瘦老头。他蹲在门口，脊背紧靠门板，缩在那里象一截木桩子，不注意简直看不见。他的蹲功也很厉害，所不同的是手不失闲，总要在地上划算什么罢了。现刻，他正抱着一个豹子腿做的烟锅，紧张而熟练地操作着，不时发出几声习惯性的干咳。他耳朵在注意地捕捉着广播里的声音，脸上却是一副大不以为然的神气。

革委副主任赵德明，是个近五十岁的人，他坐在灶台边的一个柳柴墩子上，把头深深埋下，抽着一个极普通的羊腿骨烟袋。他目不旁视，对彩虹的讲话比谁都注意听，一字不漏。

造型最特殊的，要数这里的唯一的群众郭清老汉了。他站在离广播匣子只有一尺来远的地上，拐棍斜戳在墙跟，双手扶拐棍，胸口又紧贴手背，身下俯，脸上仰，半张着嘴，好象随时准备接住从那广播匣子里掉下的枣儿核桃什么似的。他听得也够认真的，只是耳朵有点背，加上解不下新名词，以为彩虹讲话里的“解剖”一语就是批评、斗争。对外大队这种“干涉”石庄内政的作法，老汉愤愤不平起来。

广播里，彩虹可不管这几个人是怎么想的，照旧言词热烈地讲着：“通过这次开会学习，使我们的认识又上了一层

楼。农业学大寨运动是啥呢？就是在所有制问题解决以后，咱们如何接着迈步，如何继续革命的大运动。它包含的主要内容，绝不只是个提高产量，多打粮食，而主要是如何使社会主义江山更加稳固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，并在将来建成咱日夜想望的共产主义。这是个大题目，大文章，咱得掏出心劲好好作哩。先前我们石庄交了白卷，今后，我们有决心打满分。怎才能学好大寨呢？我思谋必须抓住三个字：就是学、斗、干。学，就是好好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，这是咱干革命的武器，心明了，眼亮了，才能辨清是非，认准方向。斗，就是坚持斗争哲学，斗阶级敌人不手软，斗资本主义倾向不留情，斗各种歪风邪气、错误思想不犹豫。咱们当干部的还得敢和自个儿头脑里的私字斗，敢和一切老规矩老情理斗，用革命导师马克思的话讲，就是和一切传统观念做彻底决裂。第三个就是干，真干，实干，大干，苦干，干部带头干，大干社会主义。不怕脱皮，不怕掉肉，不怕流血牺牲。一股劲想新的，干大的，把旧面貌来它个翻锅底，把这千年河万年山开肠扒肚，削头斩腰，来一番彻底革命！拿我们石庄来说，十年九旱是一大害，害得我们年年被动。是没水吗？不是。我们有几条沟，最大的一条叫葫芦沟，发山水时有三百多个流量的水白白流走不说，还连抢带摸，捎走我们不少的土地和庄稼。这怨谁呢？谁也怨不上，就怨我们自己没把它管教好（广播里响起笑声、掌声）。六五年我们试着治过一次，扎了几条坝，结果一场大水卷得没影了。去年秋里，我们决心动大手术，修一座水库，现在已经垒起几米高

的坝墙，可是离汛期只有六个月了，照这速度，完成任务是有困难的。是下马？还是干到底？两条路摆在面前。我们的态度是继续革命，快马加鞭。靠什么？上靠党，下靠群众，这样，就没有闯不过的火焰山！……”

彩虹的话，象一声霹雳，震动了这烟笼雾锁的几个人。郭清老汉首先叫起来了：“人小骨嫩，到底坐不住琉璃板凳。他们再解剖，齐由他们解剖去，还能把你吃了？怎就应承下这号不着边际的事儿？唉，胡闹，胡闹，胡闹！”

石来富也着了急，霍地站起，把手里的狍腿烟袋象手枪那样舞弄着，喷着唾沫星子说道：“我说长庆，这可不比孩子们摆家家闹着玩，水库大坝，那是用人工、粮食、票子堆的，要真能堆得住、垛得稳也行，哼，我早算计好了，还不是劳民伤财一水漂，全都漫了地。”

王守堂在炕楞上擡擡烟锅子，长长叹了一口气。

石长庆换了个姿势，仰靠在被垛上，仍没说话，只是嘴里冒出的烟团更浓了。

赵德明站起来从暖瓶里倒了半杯水，回过头来，似开玩笑似认真地说道：“你们两个，就会说这种少盐没醋的话。舍不得孩子打不住狼，革命嘛！别叫唤，还没讲完呢！”

于是，几个人又沉入了烟雾笼罩之中。……

四

在大队办公室前面的木工房里，也有两个重要人物在听